胡子衡齋

胡子衡齊卷五

泰和 胡直正甫 譔

門人 周思 郭子章 廖同春

蕭宗訓 陳以躍

陳秉浩

鄒元標 王用中 同校

校刻

談言上

談子曰東壁之子嗜尚陸博至忘寢食遺遠父母指棄妻子胡若是之癖也浮休山人曰古今嗜尚奚必斯人昔唐潘彥嗜陸博一日浮海舟破彥猶手握陸

局口斷骰子翌日逵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離漢劉雍嗜瘡痂嘗詣太守孟靈休適痂墮地雍即俯取食之至有鞭撻健卒以供痂食宋明帝則嗜鱁鮧唐鮮于叔明嗜食臭虫權長孺嗜食人爪而海上又有嗜臭之夫今夫人性常嗜之外有剩嗜焉鮮不為癖矣必斯人子獨不知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曾晳嗜羊棗屈到嗜芰魏徵嗜醋芹皆剩嗜也推之宜僚之丸成公之鑊稽氏之鍛阮氏之屐顧氏之畫劉氏陶氏之酒王氏張氏之書又推之五侯之爭六王之戰蘇張之辯楚漢之攻衛霍之貴王石之富皆剩嗜也

子又不知談天衍雕龍與公孫堅白惠施五車肅然子華韓非虞卿司馬子長相如子雲之徒迭相著述列屋盈家末儒訓詁百誰千詭自賊根芽競相雄誇皆剩嘗也夫孰為不辯又何此之愉悅而彼之咈咯

客曰若山人者含軒裳耽林壑是亦所謂烟霞痼疾泉石膏肓者耶山人既有剩嘗守貴他人山人曰與其辯詞章訓詁寧辯烟霞泉石弟子以告曰甚哉山人之言先生聳然而語曰剩嘗牽性枝見賊道山人之言甚則甚矣而為吾徒者可無辨哉可無辨哉

附用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

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闈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予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召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閎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衆响閎若田韓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昔者楊子華畫馬於壁居者如聞嘶鳴李思訓畫處

隨波濤而去宗夜聞水聲此非焉鳴與水聲也聽者自辯也昊從玄畫鬼神數盡而颯然風起焉紹正畫龍而白雲出廡此非風起而雲興也覧者自興也學者可以知妍媸之從生矣是故知物所從出則物物而不物于物

漢儒者馬融自謂知經又善推步常算渾天不合羣弟子莫敢一辭唯鄭玄一算而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乃潛欲殺玄推式以算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亦預知乃入橋之底俯伏柱上融踟蹰嘆息而反玄由是得免嗟乎

融之所爲是烏知詩書禮樂之豪芒哉故曰漢儒尊經而經愈亡

雲之樵過設罝者於途曰愼無獵人設罝者曰吾所獵者跂而角毳而翼何謂獵人雲之樵曰子弗聞昔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虎其先固人也況乎郁林之野彘彭世之鹿又王祜之道士鹿也劍南之猱然中牟之馴雉茂先之鸜鵒賈人之秦吉了也之數者形則物矣而心人焉子謂之人非耶今之跂而角毳而翼者安知不有若人然則子之獵人多矣設罝者聞言而懼遂裂罝折矢誓終身不復獵宅曰設

藂者從上邑通都遊而歸謂雲之樵曰曩所謂形物而心人者爲其有義也吾頃見冕而相圖弁而相夸競利忘義者何啻十九不亦形人而心物乎謂之物非耶況以人獵人世不見衆而子獨罪子之獵物雲之樵悅然不能荅久之乃曰吾奚忍夫以人而相物且相獵也

海樵生曰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夫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倚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有

亦出海中胚渾蔽然而絶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
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
毋竟蹟死泥沙彼其所爲蹟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
故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甚哉學者之遺内迷已而終
亦困蹟者希矣弟子識之
坐之徒問於扶桑君曰子不見昭昭者之爲光也非
神明乎扶桑君曰非也子不覩吾扶桑之日輝映四
海神哉明哉豈昭昭者與之坐之徒曰允哉日之爲
神明也大一夫人曰日雖大俾堙戶而塞牖則光無
入矣奚其神且大若夫神明在我五適七達無所不

之之天地而天地焉之四海而四海焉之古今上下
而古今上下焉四海何足以覓雖然則無不自昭昭
始夫星與日雖影有大小其爲外一也影烏足以違
神明吾重悲今之以影學也曰學胡以不隨於影曰
子思子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日南之國倮人所居倮生既長則縛制大樹取物如
紫粉然畫其胸而刺之斑斑若異物謂之文身華人
視其文也恒用爲怪而彼視華人之紼文則亦用爲
怪然世徒怪倮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

下士畸人姑不逮其儒而搦管一日之間不知幾淫思而溢慮也幾瀾言而枝說也何況體節之繁註疏之多熳爛瀰漫於天下冗贅九牛毛彼其於真性何啻素之受繪鍋之受和將求其初而弗得抑且以繪和爲真矣視彼文身者一何多寡之遠然則君子奚彼之怪又奚怪傑乎哉

鄉俗多嗜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肅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晳今瘠黧像寡鬚今髯多鬚髯乃至冠裳履綦一何殊也毋乃亦曰嘻果遠矣

已而其父與其姆亟話曏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憮然阿曰是吾夫也予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何則帝王聖賢之道出於心著於事而載記於經史是即所謂影堂父像者也經史載記有定體而道之出於心者無定形今世儒顧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即所謂泥繪像而拒真父者也於乎彼儒言者其不泥繪像而拒真父者盖幾人哉

客至自建爲言武夷大王峯之升真洞洞中有雷丈

巉巖五以盛仙人蛻骨洞外有黃心木爲棧雖險不墜而又不爛又有四船相覆以盛仙函船皆圓木刳成外懸而半枕於洞土人禱雨者輙用竹繩綴務造其處又有小藏峯二小船大藏峯橫插板木中有圓器如筥方器如筐餘者如杵如盤咸不知幾千萬禩而未有毀也此何理以致之適一先生曰是何理可窮也同坐客曰以予所經仙岩亦有床櫃之異其他如西川之火井油泉峨眉之光相登之海市靈岩之飛瀑華陽之喜客泉是皆不可理喻豈惟是哉稷生以武敏契育以鳥外其事載諸經君子雖不語怪然

前史昭晰若晉杜車騎出于蚍是蚍而人也疑非獨杜預也唐張路斯出於龍龍而人也疑非獨張氏也宋韓蘄王出於虎虎而人也疑非獨韓王也李侍郎出於龜龜而人也疑非獨李椿也夫人物相去遠矣物之能爲人則人之能爲物亦可知矣儒者必曰理則無是是何理可窮也予思有言及其至雖聖人有不知歐陽永叔曰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是之謂中道先生曰是則理也

吳門之貴胄其先世皿靡貲藏稱雄膴而有三子其伯長惟日篤飲博恣聲伎騁宕不返卒爲窶夫莫以

季共業其仲懲之則卻醴絕餚身不離闠研稽業藉
窮所自出畫畝而記刻銖而題下逮于飛盤穀枷之
微簿札亢楹自謂揆祖父之遺筭矣然而四卒汚菜
泉貨內耗事至必曰侯若籍爲之籍日紛紜而家嗷
猶伯兄也至季弟則大懲曰吾二兄均左矣於是躬
履南畝目微貨器日課子毋錢不多載記而先業益
充婁登季其贏聞里食其餘伯兄恚曰是齪齪者與
我仲兄鄙曰是未嘗觀農器譜而妄治農也未嘗讀
貨殖傳而遽治貨也至詬之不容口季終不顧而修
業自若洞先子曰季得矣季得矣夫人 心受命于天

萬理皆備比之先業孰不雄觥然而衆人奪於勢利色欲則伯長是也世儒羞于物理載籍則仲兄是也令也反諸身心直求天命之性有類季弟之爲者則世儒莫不訴之循二兄之訴季不已也雖然人固已享其羸食其餘矣訴何患爲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吾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

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蓋信枝葩繁者之本根蹶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真不蹶其根萬類以生

南海鍾生曰吾粵西樵山之坡陀有行木一則可滋千百茗種茗者覩一行木之地則躍然喜已而樹之千茗雖有旱乾不灌而榮甤無佚汲也桔槔無佚闢也非他有繆巧也行木性能召水者也有一行木則其地之百泉為之濆湍津液而餘潤被茗者多矣故時稱行木有畦工者憂曰是亦一木也夫惡能生水

况以降吾者遂衆斧而薪之捐捐然走于山澗之間朝汲而游暴負而漑人百其勞而榮弗若之矣胡子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人心之生理豈啻行木其而世儒者不反諸心而求諸物又奚啻工人之舍行木而走山間者其差夫行木世不恒有者也而人駭於希遁乃曰人心亦爲希遁者乎

談子曰昔唐鄂元振未第時已能爲汾民祛烏將軍之害其膽志蓋一時與時忠孝文武已兆兹矣又有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于燈下元振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燧畢塗之其物遂滅若元

振鵬志良共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曰循之元振故晉大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者曰吾五袞未蔀願有句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界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識固若此然則鵬志良有本哉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豈生於明明爲本也子不聞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涤之俾不明自鏡石涤而山魅昔熾人足擲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魍魅魑魅隱不息矣是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涤其鏡以悦

魑魅者矣甚不為魍魎怖伏者誰夫弟子曰昔宋潁
延年愛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戕斃妾死延
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
則魑魅夫人自為之也先生曰然

胡子衡齊卷五終

胡子衡齊卷六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郭子章 廖同春
蕭洪訓 陳以躍
陳來治
吉水鄒元標
廬陵蕭　啟 王用中
耒陽曾鳳儀 周校
永嘉王繼明 校刻

談言下

戎夷違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

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爲天下惜死不燃生也終能爲弟子捄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誠知道則雖爲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俠窳之流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

教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雖直勞也力寡必徧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家任者可以使不肖者皆也任力者雖盲不咸彼不家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渀天監中有扶南大舶獻坡黎之鏡鏡面廣天五內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斯福樂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舉鏡熟視斥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

州有神鏡能照左右爰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四燭無遁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有灑其質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擾外無姑息則天下拱手而治福譽斯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濵有蜑市焉蜑倮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眡為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為鈇冶者天旱火熾蜑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識之曰是豈

居者不啻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啻其安而居且猾
則鮮不成蜃市也東海之濱有蜃閣焉蜃居海中吐
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高
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識之曰是爲鳥
者不啻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眯終
身則鮮不隨蜃氣是故惟大人者坼　天下爲蜃市
不以欲熾形貴富爲蜃閣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爲天
下處貴富也可矣

昔唐寧王嘗獵於鄠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鑰固
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

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一生熊因納櫃中乃局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夜久腷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大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咲二僧後之人又咲明皇於乎人

主其無令相咲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好内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鉤怨而獨任以政人不能間何其難也已而修内政興海利贍貧窮禄賢能戢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歃血葵丘責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深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刁以蠱惑於内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

乎遂蒙衣袂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夫命令天下終惑內變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寢疾受相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尚可以為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瀆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急仲固導之內仲又安能禁辟嬖於身後乎仲雖平

戒其若女戒何氏敬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雖剗亂誅韋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擲璽增置侍讀以弘儒議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且明也橋陵襄事已踰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望陵流涕既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收獲示重稼穡蓋知民艱可謂能皦然爲義者也史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懼荒叙交于敬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帥以明軍法朝集計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款北狄趨風冠帶百蠻車書萬

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既疎林甫日親太真擅內而漁陽羯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彷徨望賢朝食不供顛與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縊貴妃宗廟立墟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既晚乎明皇晚節認天下祖奉玄元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員尤爲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曷爲不能遁耶其倒繆甚矣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尚有是而況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變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唐甚武韋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韋移祚且十之九其餘出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又漏莽將篡將挾漢婚已女為平帝后平帝崩后年才十八為人婉嫕有節操莽既篡乃更號黃皇室主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莽不能強也及漢兵誅莽燔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莽之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為作符命而其女

獨不欲更節且爲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不以習易若奔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道以爲子孫型揆欲無亂也艱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耳問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亟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弑二世使郎中令爲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

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戸侯弗許曰願與妻子
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
帝號爲王以黔首葬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燀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妲褒乃寺禍
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私寵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其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談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雜調白和帝朝竇憲

秉權鄭衆謀除大憝遂獲侯封趙任宦卿至鄧太后女主益近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掖庭故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冀乃遂植莖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邸第擬諸天家豢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曹節張讓稱為兇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飲其劍已而袁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雖職守禁中宗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尚寡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翊衛代宗乃至三公王爵埒周尚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璫迄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門生之稱文宗繼托匪人謀用不臧甘露之變幾已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撾數罪收置幽寧鎔錫固扃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胥戕流血成川而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首假以權貽禍乎赤天地為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身殲國亡宗闕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為人主者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嘆而卒無救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國以外通強藩內窘家奴欲乘尚來為齊民而不可得讀之彌用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辭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瘡者試以百藥莫不欣吞嗇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萧简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閹寺忌之夫美人主治閹寺唯親賢講學夙夜孜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雖功雖貴無惟名器惟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刑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來多見婦寺大禍此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夷禍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政不飭武備惟恃賂獻㖿至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曰四奏止之藝祖遂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即如藝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日之殃坳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暴虜都華夏冠冕爲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議敗三忽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銷兵爲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丹互有勝負乃至冢州之陷太宗君臣遂絶口不言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濟河大稱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

宗中衛日誦不共戴天憤恨爲之泣下後值王韶等復取遼洲幽燕之念摠之皆襲晉智識者慨焉蓋當時不識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狠以兵不可用爲言不究乎日無謀虜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誅爲心歐陽修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而懼則積懦之爲累也異時虜至城下徽欽父子竟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刼之也故曰懦敗歐陽修曰近年朝廷制策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斯語誠中宋政之膏肓凡皆多議之爲濟也虜人識曰待汝

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士大夫議戰者則不知所爲守議和者則不知所爲戰曾無范蠡一定之畫坐成秦檜賣國之奸群臣罔知厝火乃至區區弊精故紙斧定一世以趙欽言雖言滿上下何資實用故曰議敗宋既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覃恩任子之多乃逮于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賈似道秉政國事已去猶推恩至大學生是何異于䟫旱菑之水以沃魚藻兩無救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者與有責也

杞翁曰前代尚有文臣樹將業若羊祜杜預謝玄韋

敬裴行儉張仁愿之徒偉然爲世虎臣至宋室鮮有文臣能將者亦懦累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慣騎豈其性能哉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修武也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異言兵士莫忌於疲虛文假令宋之君臣不局局於聲容訓詁間以困踣其俊氣磨銷其英風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袞黻北夷屈臣僕哉雖然此非獨過宋也

談予謂杞翁曰予過宋甚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予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耶縣神皙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縣尚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覩日之玉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所希覯耶然無足而登玉庭無翼而捿瓊庫者何也則所好存也宋徽之爲艮嶽也杏岫梅嶺猶爲宜土之樹若炎州荔荊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枝葉而蓊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令宋君能以攜艮嶽之心攜國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材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

禄山亂而李郭顯兀朮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古諺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隸或出敵國或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次庸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是亦所謂過活爲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求也

談子曰嚴尤有言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如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

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亙延萬里邊境既完民力内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果然歟杞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北其始在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職率屬以倡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時虜雖天驕不敢望壯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

則策莫上于修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
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擇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
在鑾弧鳴鏑後矣而必謂禦戎無上策者是猥以後
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為策曰帝王者
為策何如曰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惟策于道者治
未然

杞翁曰不聞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
事干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
句觸范守遂成犴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
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

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挾匕首入卧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忍加此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修書終泰誓曾子著大學亦以泰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賢豈皆知秦之繼周者耶不然何借取于泰誓也洞先子曰孔曾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泰誓一个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魏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世

孰爲近曰韓范升其堂房宓歐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而坐辦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先子曰子不見龍乎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爲輿以風爲駟以雷電爲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患不神而患不虛唯虛無弗神矣風雲雷電之從之者役於虛也能易虛不辦大事也假令能如贔屭善能負重則技止龜趺而已如螭吻善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鍾紐如狻猊行則技止獄門饕餮技止鼎蓋睚眦技

止刀環爲此者嫉彼爲彼者嫉此又安能役風雲霆
電而變化而天下我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
之技用天下之技爲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用
天下之手足爲手足詎一个臣不辦天下大事亦未
可也不然則亦贔屭螭吻之尤而已又惡足語大臣
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奚道耶曰休休是
已彼休休者泡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
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一耳目
手足也我方有奚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緣正子好善優于天下

則皆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治矣曰然則周公多材多藝何也曰周公有而無實而虛故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何技焉曰使天下皆爲能不爲頰吻則孰爲起而作事者歟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道者能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爲頰吻之徒是也雖然自其修治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道者之道而下無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爲乘田委吏繼爲司寇皆是

也術曰得龍之道而任鼎爲螭吻之事龍之道奚少
也

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

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談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之道者與洞光子曰管仲善用才者也加時相多也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徒以霸王自處夸毗世主之前於休休几几何當于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寂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奈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匕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

矣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雖杻粧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妨渡也故稱妒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妒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妒臣津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妒臣津者也或曰唯大人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

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滄州父老賫藥城市得錢即博濟貧乏經歲餘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共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矣何

與君亂於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任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捄病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嘗藥皆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旨哉豈隱者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美夫有其

道斯有其才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
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
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
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
不能與湯武參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
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擬聖稱而不能與周
孔比跡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
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皋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
之道而近其才稷契傅說曾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
有其道顏子子思孟子是已傅說之後程伯子近之

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之才而能大淡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焉有不收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絛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至元符間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故有一器估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塚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巳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州上米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

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收及宣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鼓約文翁禮殿之繪像罔間鉅細索入九禁又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諸鼎彝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文子薤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辭牛鼎象首之規模龍甗鐙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爨烹散滅不存中國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洞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

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獲國廢古也宜哉古道奚貯乎貯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而躡蹤堯舜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啓宕其心於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録之研雖盡移三代禮器樂彝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別于操顏氏瓢而乞大公九府錢之識也邪

唐安樂公主嘗令尚方織百鳥毛帬二疋而服之正視一色也旁視一色也日中一色也影中一色也而百鳥之狀悉見方出降時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鏤金

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觜甲皆具雅瞭視者能視之帛石效之亦集鳥獸毛爲鸛各肖其形貌工費爲之巨萬談子曰左氏服妖之讖至是極矣洞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艮嶽爲極也有器妖則髮幕珠炬爲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爲極也文妖胎于宋梁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徐庾之徒自是則末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誰何指也雕繢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禩惜乎若不旭之夜其後陳叔

寶江揔輩當隋師壓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真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豔旨而蠱出塗耳也其禍若是烈也久之王文中出天下始聞六經仁義之言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今也復何必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人所以寄道法教萬世如一日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

散乃徒瑣瑣焉焉爲文采表見。後世且目易與春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噫嘻，失左矣。於是有不得勢則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以徼後世名。彼其所道，把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其德而腥其人，即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骴。其今之世尤甚，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即工爲魑魅，嗾之犬彘即工爲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訴優伶。彼鍥大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殉之，其不謬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時道圮法后世所醜而詆者淫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溯之面肖舉之面可得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臺魯之靈光是古也則般輸不如聾丈之便子不知世之爲

古非獨優伶且將為塑師為畫工二者雖極肖似而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人之言為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闇蝕姑論其槩漢渾而蓄唐漸明訖至宋彌昌弟子以告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備吾焉擇漢唐宋

胡子衡齊卷六